

清詩話彙編

郭紹虞

編選

富壽蓀

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郭紹虞

編選

富壽蓀

校點

清詩話彙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圍
爐
詩
話

圍爐詩話自序

人心感於境遇，而哀樂情動，詩意以生，達其意而成章，則爲六義，三百篇之大旨也。其所以失亡者，由乎詩人爲之。何也？雅、頌事關朝廷，非所當責；風乃閭閻田野所得與，而自漢以來，無復採風問俗，六義亡半。唐詩最盛，惟興比賦不違乎騷而已。五代中原雲擾，斯文道盡，吳、蜀獨存吟咏，而皆專意於詞。其立意也，流連光彩，鮮比興而多賦。宋雖詩詞並行，而未有見及於比興之亡者也。然而言能達意，賦義猶存。弘、嘉之復古者，不知詩當有意，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，惟崇聲色，高自標置。夫既無意，則詞無主宰，紕繆不續，并賦義而亡之。攻擊者止咎其措詞之失當，以燕伐燕者也。詩非天降，非地出，人爲之也。爲之者人，而壞之者又將焉諉？枯窮之夫，無一可以自遣，唯高談大笑，聊足適懷；而古今事之可以騁高談、發大笑者，孰過于無自心、無六義之詩。辛酉冬，萍梗都門，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暖，噉爆栗，烹苦茶，笑言颺舉，無復畛畦。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，小史錄之，時日既積，遂得六卷，命之曰圍爐詩話。一生困阨，息交絕游，惟常熟馮定遠班、金壇賀黃公裳所見多合。皎然詩式持論甚高，而止在字句間。宋人淺于詩而好作詩話，邇言是爭，貽誤後世，不逮二君所說遠甚。蓋詩自漢、魏屢變而成唐體，其間曲折，既微且繁，不易測識。嚴滄浪學識淺狹，而言論似乎玄妙，最易惑人。詩人于盛唐詩，雖相推重，非盡知作詩之本末；于中晚詩，非輕忽則惑溺，亦

未究升降之所以然。宋人詩集甚多，不耐讀而又不能不讀，實爲苦事。定遠于古詩、唐體，妙有神解，著書一卷，以斥嚴氏之謬。黃公載酒園詩話三卷，深得三唐作者之意，明破兩宋膏肓，讀之則宋詩可不讀。此中載其精要者，而實當盡讀者也。嗟乎！事實有益于身耳。周美成獻蔡京詩曰：「化行禹貢山川內，人在周官禮樂中」，遂致通顯。詩如是者至矣！衰朽謬語，何足算乎！修齡氏吳喬序。

圍爐詩話卷之一

崑山吳喬修齡氏述

漢、魏之詩，正大高古。漢，謂自枚乘至中郎；枚詩十九首，其中亦有東漢人詩也。魏，謂思王至阮公。正，謂不淫不傷；大，謂非嘆老嗟卑；高，謂無放言細語；古，謂不束于韻，不束于粘綴，不束于聲病，不束于對偶。如是之謂雅，不如是之謂俗；而俗又有微甚之辨。兩晉之詩漸有偶句，至沈、宋而極。齊、梁始有聲病，至唐律而極。宮體始淫，至晚唐而極。休文作韻，其時詩人亦不遵用，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，至步韻而極。五柳以小言寓意，晚唐爲甚，至宋而極。餘則互有之。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。詩道不出乎變復。變，謂變古；復，謂復古。變乃能復，復乃能變，非二道也。漢、魏詩甚高，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，而能復其淳正。盛唐詩亦甚高，變漢、魏之古體爲唐體，而能復其高雅；變六朝之綺麗爲渾成，而能復其挺秀。藝至此尚矣！晉、宋至陳、隋，大曆至唐末，變多于復，不免于流，而猶不違于復，故多名篇。此後難言之矣！宋人惟變不復，唐人之詩意盡亡；明人惟復不變，遂爲叔敖之優孟。二百年來非宋則明，非明則宋，而皆自以爲唐詩。試讀金正希舉業文，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，以其無逢世之俗情，惟發己意故也。詩可知矣。無智人前莫說，打你頭破額裂。

詩有魔鬼：宮體淫哇，齊、梁至初唐之魔鬼也。打油釘鉸，晚唐、兩宋之魔鬼也。木偶被文繡，弘、嘉之魔鬼也。今日兼有之。問曰：「丈既知俗病與魔鬼，詩宜盡脫之矣。」答曰：「談何容易。」

弘、嘉之魔鬼，實能淨盡脫之，餘則五十餘年，全在其中行坐寢食，近乃覺之，而衰病無可進矣。正大高古之詩，有來生在。言此，欲使英年有志節者早自覺悟，毋若喬之憤憤一生，悔無所及耳！」

問曰：「詩在今日，以何者爲急務？」答曰：「有有詞無意之詩，二百年來，習以成風，全不覺悟。無意則賦尚不成，何況比興？」葉文敏公論古文，余曰：「以意求古人則近，以詞求古人則遠。」公深然之。詩不容有異也。唐詩有意，而託比興以雜出之，其詞婉而微，如人而衣冠。宋詩亦有意，惟賦而少比興，其詞徑以直，如人而赤體。明之瞎盛唐詩，字面煥然，無意無法，直是木偶，被文繡耳。此病二高萌之，弘、嘉大盛，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，而不言其無意之爲病。是以弘、嘉習氣，至今流注人心，隱伏不覺。習氣如乳母衣，縱經灰滌，終有乳氣。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詩意之所在者，即弘、嘉習氣也。若詩句中無「中原」、「吾黨」、「鳳凰臺」、「鵲鵲觀」，自以爲脫去弘、嘉惡道，不亦易乎！此病之難于解免，更自有故。詩乃心聲，非關人事，如空谷幽蘭，不求賞識，乃足爲詩。六朝之詩雖綺靡，而此意不大失。自唐以詩取士，遂關人事，故省試詩有膚殼語，士子又有行卷，又有投贈，溢美獻佞之詩，自此多矣。美刺爲興觀之本，溢美獻佞，尚可謂之詩乎？子美于哥舒翰，先美後刺，後人嫌之。如李頎之「秦地立春傳太史，漢宮題柱憶仙郎」，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。詩之泛濫，實始于唐人，言近體詩，不得不宗之耳。

所謂詩，如空谷幽蘭，不求賞識者。唐人作詩，惟適己意，不索人知其意，亦不索人之說好。如義山有感二長律，爲甘露之變而作，則重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，何以遠至七百年後，錢夕公始能注釋之。

耶？意尚不知，誰知好惡？蓋人心隱曲處，不能已于言，又不欲明告于人，故發于吟咏。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，唐人能不失此意。宋人作詩，欲人人知其意，故多直達。明人更欲人人見好，自必流于鏗鏘絢燦，有詞無意之途。晤盛唐詩泛濫天下，貽禍二百餘年，學者以爲當然，唐人詩道，自此絕矣。

詩非一途得入，景龍、開、寶之詩端重，能養人器度，而不能發人心光；大曆、開成之詩深銳，能發人心光，而亦傷人器度。所以學景龍、開、寶者，心光難發，大都滯于皮毛；學大曆、開成者，器度易傷，不免流于險琢。人能以大曆、開成發其心光，而後以景龍、開、寶養其器度，斯爲得之。人誰有此工力？所以開、寶而後更無其詩也。問曰：「若然，則開、寶人于何處發其心光耶？」余愧謝曰：「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脈擬方也。君問太高，須起李、杜、高、岑以答之。」

明初之詩，娟秀平淺而已。李獻吉岸然以盛唐自命，韓山童之稱宋裔也。無目者駭而宗之，以爲李、杜復生，高、岑再起，有詞無意之習已成，性情吟咏之道化爲異物。何仲默、李于鱗、王元美承獻吉之洩氣者也，牛嘶驢鳴，其聲震耳，宜爲人所駭聞。數十年前，蚓響蛩鳴，亦復主盟中夏。然蚓蛩止誤流俗阿師，牛驢實誤有志之士，冒盛唐高名故也。

詩文有雅學，有俗學。雅學大費工力，真實而闇然，見者難識，不便于人事之用。俗學不費工力，虛僞而的然，能悅衆目，便于人事之用。世之知詩者難得，故雅學之門，可以羅雀，後鮮繼者；俗學之門，簫鼓如雷，衣鉢不絕。如震川、元美，時同地近，震川却掃荒村，後之學其文者無幾；元美奔走天下，至今壽莫之作，猶溉餘膏。苟爲身計，刺繡文不如倚市門，無奈醒人不能酌酒，有目者不能瞑而

執杖取道耳。人欲應酬，俗學甚善；若欲見古先作者之意，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嚮邇，不能見也。

以唐、明言之，唐詩爲雅，明詩爲俗。以古體、唐體言之，古體爲雅，唐體爲俗。以絕句、律詩言之，絕句爲雅，律詩爲俗。以五律、七律言之，五律猶雅，七律爲俗。以古律、唐律言之，古律猶雅，唐律爲俗。

一詩乃心聲，心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，則詩思月異而歲不同，此子美之「讀書破萬卷」也。惟留心于風雲月露，則爲李諤之所譏者而已。人于順逆境遇間，所動情思，皆是詩材。子美之詩，多得于此。人不能然，失却好詩，及至作詩，了無意思，惟學古人句樣而已。

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，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，契于三百篇，上也；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，放曠物表者，契于莊、列，爲次之；怡情景物，優閒自適者，又次之；嘆老嗟卑者，又次之；留連聲色者，又次之；攀緣貴要者爲下。而皆發于自心，雖有高下，不失爲詩。惟人事之用者，同于斲肩酒榼，不足爲詩。

禪者云：「凡人胸中惡知惡見，如臭糟瓶，若不傾去，清水洗淨，百物入中，皆成穢惡。」二李習氣亦然。人若存彼絲忽于胸中，任學古詩、唐詩，只成二李之詩。

青樓狹邪，良家子一入其門，身心俱變，縱欲從良，無由自脫，甚至甘爲倡鴇，續置假女者。二李詩絕無意義，惟事聲色，看之見好，爲之易成，又冒盛唐之名，易于眩人，淺夫不察，一飲狂泉，終身苦海。及乎伎倆已成，縱識得唐人門徑，而下筆終不能脫舊調。始進之路，可不慎哉！友人犯此者不

少，故謹記之。

高廷禮惟見唐人穀子，立大家之名，誤殺弘，嘉人四肢麻木不仁，五官昏憤無用。詩豈學大家便是大家，要看工力所至，成家與否，乃論大小。彼擷摭子美、李頎者，如乞兒醉飽度日，何得言家？豈乞得王侯家餘糝，即爲王侯家乎？

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，汗牛充棟者爲大家。愚則不然，觀于其志，不惟子美爲大家，韓偓惜花詩即大家也〔一〕。

子瞻云：「詩以奇趣爲宗，反常合道爲趣。」此語最善。無奇趣何以爲詩？反常而不合道，是謂亂談；不反常而合道，則文章也。山谷云：「雙鬟女娣如桃李，早年歸我第二雛。」亂談也。堯夫三皇等吟，文章也。

今有一言，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癩疾者：人之學業，無不與年俱進者也，惟學二李之詩，則一入門即齊肩于高、岑、李、杜，而頭童齒豁，不過如此。如優人入場，便可作侯王卿相，而老死只是優人。打頭不遇作家，到老時亦終成骨董。

今人作詩，須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處，不可專重好句。若專重好句，必蹈弘、嘉人之覆轍。無好句不成詩，所以河嶽英靈等集往往舉之；而在今日，則爲弊端。

粗心浮氣，陳濁鈍滯之根也。粗浮在心，必致陳濁在筆。學問以識爲本，有識則虛心，虛心則識進；無識則氣驕，氣驕則識益下。詩無論三唐，看識力實是如何。

晉、宋人字蕭散簡遠，智永稍變，至顏、柳而整齊，又至明而變爲姜立綱體，惡俗可厭矣！詩之漢、魏、晉、宋之書也；謝、鮑、智永之書也；唐體，顏、柳之書也；弘、嘉、睦、盛唐，姜立綱體也。

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，尤以不着意見、聲色、故事、議論者爲最上。義山刺楊妃事之「夜半宴歸宮漏永，薛王沈醉壽王醒」是也。稍着意見者，子美玄元廟之「世家遺舊史，道德付今王」是也。稍着聲色者，子美之「落日留王母，微風倚少兒」是也。稍用故事者，子美之「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」是也。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，羅昭諫之「靜憐貴族謀身易，危覺文皇創業難」是也。露圭角者，杜牧之題烏江亭詩之「勝負兵家未可期」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」是也。然已開宋人門徑矣。宋人更有不倫處。宋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之「壽王不忍金宮冷，獨獻君王一玉環」，詞雖工，意未婉。惟義山之「薛王沈醉壽王醒」，其詞微而意顯，得風人之體。

人心才有依倚，即不能迴出流輩，何況于偷？皎然三偷，笑具也。

唐人重詩，方袍、狹邪有能詩者，士大夫拭目待之。北宋猶然，以功名在詩賦也。既改爲經義，南宋遂無知詩僧妓，況今日乎？憲章二李，聊充應酬，是御溜漢。

詩以深爲難，而厚更難于深。子美秋興，每篇一意，故厚。曹唐病馬只一意，而得好句六聯，成詩三首，烏得不薄？眩于好句而不審本意，大曆後之墮阮落墅處也。

嚴滄浪云：「詩禁五俗：俗體、俗意、俗句、俗字、俗韻，皆不可犯。」此言最善。學問安可無師？無師則杜撰。而書家貴學師，舍短取長。詩學李、杜，正道也。李之「座中若有一點紅，斗筭之

量成千鍾」，杜之「袖中有舊筆，興至時復援」，其可學乎？學字先得敗筆，學詩先得累句，莫若之何！

學詩不可雜，又不可專守一家。樂天專學子美，西崑專學義山，皆以成病。大樂非一音之奏，佳餚非一味之嘗，子美所以集大成也。

余友賀黃公曰：「嚴滄浪謂『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』」，而理實未嘗礙詩之妙。如元次山春陵行，孟東野遊子吟等，直是六經鼓吹，理豈可廢乎？其無理而妙者，如『早知潮有信，嫁與弄潮兒』，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。『喬謂唐詩有理，而非宋人詩話所謂理』，唐詩有詞，而非宋人詩話所謂詞。大抵賦須近理，比即不然，興更不然，「靡有子遺」，「有北不受」可見。又如張籍辭李司空辟詩，考亭嫌其「感君纏綿意，繫在紅羅襦」。若無此一折，即淺直無情，是爲以理礙詩之妙者也。

問曰：「言情叙景若何？」答曰：「詩以道性情，無所謂景也。三百篇中之興『關關雎鳩』等，有似乎景，後人因以成烟雲月露之詞，景遂與情並言，而興義以微。然唐詩猶自有興，宋詩鮮焉。明之瞎盛唐，景尚不成，何況于興？」

古詩多言情，後世之詩多言景，如十九首中之「孟冬寒氣至」，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「初秋涼氣發」者無幾。日盛一日，梁、陳大盛，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，絕無關於性情，畫也，非詩也。夫詩以情爲主，景爲賓。景物無自生，惟情所化。情哀則景哀，情樂則景樂。唐詩能融景入情，寄情于景。如子美之「近淚無乾土，低空有斷雲」，沈下賢之「梨花寒食夜，深閉翠微宮」，嚴維之「柳塘春水漫，花塢

夕陽遲」，祖咏之「遲日園林好，清明烟火新」，景中哀樂之情宛然，唐人勝場也。弘、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，本自無意，不能融景；況其叙景，惟欲闊大高遠，于情全不相關，如寒夜以板爲被，赤身而掛鐵甲。

景同而語異，情亦因之而殊。宋之問大庾嶺云：「明朝望鄉處，應見嶺頭梅。」賈島云：「無端更渡桑乾水〔五〕，却望并州是故鄉。」景意本同，而宋覺優游，詞爲之也。然島句比之問反爲醒目，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。

問曰：「詩文之界如何？」答曰：「意豈有二？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，是以詩文體製有異耳。文之詞達，詩之詞婉。書以道政事，故宜詞達；詩以道性情，故宜詞婉。意喻之米，飯與酒所同出。文喻之炊而爲飯，詩喻之釀而爲酒。文之措詞必副乎意，猶飯之不變米形，噉之則飽也。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，猶酒之變盡米形，飲之則醉也。文爲人事之實用，詔敕、書疏、案牘、記載、辨解，皆實用也。實則安可措詞不達，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，不可矯揉而爲糟也。詩爲人事之虛用，永言、播樂，皆虛用也。賦而爲清廟、執競稱先王之功德，奏之于廟則爲頌；賦而爲文王、大明稱先王之功德，奏之于朝則爲雅。二者必有光美之詞，與文之摭拾者不同也。賦而爲桑柔、瞻卬刺時王之糝政，亦必有哀惻隱諱之詞，與文之直陳者不同也。以其爲歌爲奏，自不當與文同故也。賦爲直陳，猶不與文同，況比興乎？詩若直陳，凱風、小弁大詬父母矣。」

李、杜之文，終是詩人之文，非文人之文。歐、蘇之詩，終是文人之詩，非詩人之詩。

人有不可已之情，而不可直陳于筆舌，又不能已于言，感物而動則爲興，託物而陳則爲比。是作者固已醞釀而成之者也。所以讀其詩者，亦如飲酒之後，憂者以樂，莊者以狂，不知其然而然。

詩不越乎哀樂，境順則情樂，境逆則情哀。明良之歌，順而樂也，棫樸、旱麓其類也。五子之歌，逆而哀也，民勞、南山其類也。後世不關哀樂之詩，是爲異物。

余與友人說詩曰：「古人有通篇言情者，無通篇叙景者，情爲主，景爲賓也。情爲境遇，景則景物也。」又曰：「七律大抵兩聯言情，兩聯叙景，是爲死法。蓋景多則浮泛，情多則虛薄也。然順逆在境，哀樂在心，能寄情于景，融景入情，無施不可，是爲活法。」又曰：「首聯言情，無景則寂寥矣，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。首聯叙景，則情未有著落，故次聯言情以合乎景，所謂開承也。此下須轉情而景，景而情，或推開，或深入，或引古，或邀賓，須與次聯不同收，或收第三聯，或收至首聯，看意之所在而收之，又有推開暗結者。輕重虛實，濃淡深淺，一篇中參差用之，偏枯即不佳。」又曰：「意爲情景之本，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，則開承轉合不爲死法，意乃得見。」又曰：「子美詩云：『晚節漸于詩律細。』律爲音律，拗句詩不必學。」

問曰：「何爲性情？」答曰：「聖人以『思無邪』蔽三百篇，性情之謂也。國風好色，小雅怨誹，發乎情也。不淫不亂，止乎禮義，性也。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亦言此也。此意晉、魏不失，梁、陳盡矣。陳拾遺挽之使正，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錯出。杜詩所以獨高者，以不違無邪之訓耳。」

問曰：「丈丈生平詩千有餘篇，自謂與此中議論離合何如？」謝曰：「不佞少時爲俗學所誤者

十年，將至四十，始見唐詩比興之義；又二十年，方知漢、魏、晉、宋之高妙，而精氣銷亡，不能構思矣。人之目見者易遠，足踐者必近，勿相困也。」

問曰：「唐詩六義如何？」答曰：「風、雅、頌各別，比、興、賦雜出乎其中。後世宗廟之樂章，古之頌也。三代之祖先，實有聖德，故不愧乎稱揚。漢已後之祖先，知爲何人，樂章備禮而已，不足論也。求雅于杜詩，不可勝舉。而如王昌齡之『明堂坐天子，月朔朝諸侯。清樂動千門，皇風被九州』，韋應物之『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錢』，王建爲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詞，羅隱之『靜憐貴族謀身易，危覺文皇創業難』，皆二雅之遺意也。風與騷，則全唐之所自出，不可勝舉。『忽見陌頭楊柳色，悔教夫壻覓封侯』，興也。『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』，比也。『海日生殘夜，江春入舊年』，賦也。」

朱子盡去舊序，但據經文以爲注，使三百篇盡出于賦乃可，安得據比興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？宋人不知比興，小則爲害于唐體，大則爲害于三百。

大抵文章實做則有盡，虛做則無窮。雅、頌多賦，是實做；風、騷多比興，是虛做。唐詩多宗風、騷，所以靈妙。

詩之失比興，非細故也。比興是虛句活句，賦是實句。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，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。許渾詩有力量，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，無比興，說死句也。

明人不知比興而說唐詩，開口便錯。義山之『侍臣最有相如渴，不賜金莖露一杯』，言雲表露試之治病，可知真僞，諷憲、武之求仙也。白雪樓大詩伯以爲宮怨，評曰：「望幸之思悵然。」呵呵！

宋詩率直，失比興而賦猶存。弘、嘉人詩無文理，并賦亦失之。

梵偈四五七字爲句而無韻，殊不礙讀，子瞻雜文多效之。詩入歌喉，故須有韻，韻乃其末務也。故三百篇叶者居多，菁菁者莪篇叶「儀」「以就」「莪」「阿」，固可，叶「莪」「阿」以就「儀」，亦無不可，于意無傷故也。詩宗三百篇，自當遵其用韻之法。漢至六朝，此意未失。休文四聲韻，小學家言，本不爲詩，詩人亦不遵用。唐玄宗時，孫愐始就陸法言之切韻以爲唐韻。肅宗時以此爲取士之式，詩從此受桎梏。元、白作步韻詩，直是菹醢。或曰古體可用古韻，唐體當用唐韻。夫然則唐體別自爲詩，不宗三百耶？古人多有韻，韻又皆叶用，毛晃誤以爲古人實有是讀而作古韻，何異于衮衣玉食之世，論茹毛飲血事耶？

古人作詩，不惟不拘韻，并不拘四聲，宜平則仄讀爲平，宜仄則平讀爲仄，觀「望」、「忘」二字可見。三百至晉、宋皆然，故不言聲病。休文作四聲韻，而聲病之說起焉。可知聲病雖王元長等所立，而實因乎沈氏之四聲矣。梁武帝不許四聲，詩中高見。

詩本樂歌，定當有韻，猶今曲之有韻也。今之曲韻，「庚」、「青」、「真」、「文」等合用，初無礙乎歌喉。詩已不歌，而韻部反狹，奉平水韻如聖經國律，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，事之顧奴失主，莫甚于此！

青箱雜記載鄭谷、齊己、黃損等定今體詩格云：「用韻有數格，曰葫蘆，曰轆轤，曰進退。葫蘆韻者，先二後四；轆轤韻者，雙出雙入；進退韻者，一進一退。」引李師中送唐介詩云：「孤忠自許衆不與，獨立敢言人所難。去國一身輕似葉，高名千古重如山。並遊英俊顏何厚？未死奸諛骨已寒。」